楔　子

月娘在铜镜前梳妆打扮，今天是丈夫回家的日子，分别两个月，她日夜期盼着这天的来临。

她是杭州城“冷云织坊”的少夫人，嫁入冷家不到半年，却尝尽聚少离多的滋味，但她不怨，因为她知道丈夫是爱她的。

套上丝织锦缎做的衣裳，如云般的秀发编成鸳鸯结，只等她的星郎解开它。

她回忆着两人初识的情景，他的俊俏、他的风雅使她着迷，同样的，自己的美艳也迷住了他，不然，他不会一路跟踪她，害她以为他是个登徒子。

他就快回来了，她的夫君。

有人打开房门，是谁？

“星郎？”她止住欲奔向前的脚步，那不是她的星郎，而是……“你进我房里做什么？！”她语气严肃地斥问。

来人是丈夫的表弟王维之，也就是婆婆的妹妹所生的孩子。

她向来很少理会他，但他常常用一种无礼的眼光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

她，让她觉得恐惧。

“出去！听见了没有！”她指着门对他吼，这时候她不能怕。

“嫂子，你这么刻意打扮是为了我吗？那表弟我真不敢当。”他朝她逼近，满眼的淫秽之意。

月娘退后正色说：“别过来！再走一步我就大叫。”

“你叫啊！大家都到前厅等表哥了，这里根本没人会听见。小嫂子，你可知我多想要你吗？自从表哥抢先一步去提亲后，我真不甘心，就因为他是‘冷云织坊’的少东家，有钱人家的大少爷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仍然有机会一亲芳泽，对不对？”

他说话的态度、语气充分表现出他的企图，月娘寻找着防身的武器。

“如果你敢碰我一下，你该知道有什么后果！”她赶紧抱起桌上的花瓶，“你不想被赶出门吧！”

“你值得男人冒险，嫂子，不要抗拒，我知道你很寂寞，小弟可以牺牲自己满足嫂子。”他愈说愈不堪入耳。

月娘用力地抛出花瓶，但是被他避开，花瓶落地摔个粉碎。

“住口！来人啊！”她尖声大喊，不停地将伸手可拿到的东西丢向他。

突然她被人由身后一把搂住，月娘挣扎不断，等她被抛到软榻上，恍如坠入地狱般。不！她的身子只有星

郎可以碰！绝不能让他得逞。

“不……唔……”她的叫声被一只大手捂住。

耻辱的泪水流了下来，布料撕裂的声响使她想一死了之。

肮脏的唇触及她的肌肤，老天爷，求求你让我死，不要让我承受这一切！

“哎呀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门口响起熟悉的声音，是她的小姑。

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！”接着是她婆婆的声音。

她有救了！身上的男人跳起来整理衣服，月娘赶忙遮掩住身子。

“婆婆，你听我说……”她惊悸未平地要解释。

“姨妈，不关我的事，是表嫂勾引我，她说她太寂寞，要我陪陪她。”仗恃着冷老夫人的宠爱，他的话可比这不得宠的媳妇儿有用。

月娘气极了，厉声说：“你胡说！婆婆，媳妇儿没有，是他突然闯进房间企图非礼媳妇儿，请婆婆相信我。”

冷玉娥仍待字闺中，平日对容貌远远超越她的嫂子向来就没好脸色，遇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哪会轻易放过。

“嫂子，你也太过分了，好歹我大哥对你那么好，你怎能做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？你心肠真狠毒。”

“不！我没有！”月娘跪在冷老夫人面前，发誓说，

“婆婆,媳妇儿真的没有。”

冷老夫人寒着脸说:“星儿要娶你的时候,我就看出你这女人会不守妇道,嫁来才半年,你居然敢做这种不要脸的事!维儿还年轻,你竟然不知羞耻地……你存心想气死我不成?’

“娘,大哥快回来了,叫大哥休了她不就是了。”

她听见她的小姑这么说,“不,我是冤枉的!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?’

房外急促的脚步声传来,月娘知道是他回来,她的丈夫会相信她的清白。

匆匆进门的冷星辰大惊地问:“娘,出了什么事?月娘,你做了什么惹娘生气了?’他的话使她的心跌入谷底。

她怎会忘了呢?她深爱的夫婿是惟母命是从的儿子,婆婆说的每一字每一句他都深信不移。

月娘跪坐在地上,流满心酸的泪水,无言地望着他。

先说话的是她的小姑。“大哥,大嫂居然引诱表哥,被我和娘发现了,也不知道今天是第几次了。”

再来是王维之,那名罪魁祸首,他一脸无辜相。“表哥,我对不起你,但是,表嫂一直怂恿我,我……没用。”

冷星辰不信地摇头,直接问妻子:“他们说的是真的吗?月娘,回答我的话!”

“如果我说不是真的,你相信吗?’月娘原本娇媚的

双眸含着浓浓的悲哀。星郎，你要相信我！我爱你，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，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

他看着她破碎的衣衫，玉颈上的齿痕，妒火霎时填满胸襟，两眼冒火地瞪着她。

冷老夫人在一边说："娘不是跟你说过，这女人命带桃花，即使嫁人也会不安于室，被娘猜对了吧！"

不！别相信，星郎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

"星郎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该相信我！"她哭哑着嗓子说。

"这是什么话？！"冷老夫人怒指着她，"你这贱人还想挑拨我们母子的感情？自己做了这种不干不净的事，还有脸否认？"

月娘咬着牙，痛心地问："星郎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，你要相信我。"

"为什么？我那么爱你，用我所有的爱来疼你爱你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就为了我常不在你身边陪你？月娘，你怎能这样对我？"

老天爷！她的丈夫不信任她，她是他相伴终生的妻子啊！

"星郎！不要不信我，我是清白的，你要相信我啊！"她抱住丈夫的大腿，苦苦哀求，她哭泣的模样依然如此美丽，令人不舍。

冷星辰别开脸，不去看她。"你要我信你什么？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

么多人亲眼目睹，叫我怎么原谅你？你告诉我啊，我冷星辰的妻子偷人，你让我怎么面对别人？”

“不，星郎……啊！”她被一脚踢开，她不放弃地要去追他。

冷老夫人推倒她，说：“你给我好好待在房里，少出去丢人现眼，明天我就让人送你回家，咱们冷家不能出你这种媳妇儿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她呼吸哽住了。

她的小姑假笑地说：“当然是要我大哥休了你，你以为还能继续当冷家的人吗？哼！没想到你也有这么一天吧！”

休妻?! 她震傻了，只能望着面前三人得意的嘴脸远去。

这是他们设好的圈套，全是为了把她赶走。

星郎，星郎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只有你而已啊！为什么不信我？

不知坐了多久，房内已一片漆黑，丫环们没人愿意来帮她点灯。

月娘心灰意冷地爬起来，窗外的明月被乌云遮去了一半的光芒。

她自床上取出一条白绫，缓缓地站到椅凳上，将白绫抛向屋梁，连着几次才成功，仔细地打了个死结。

星郎，既然你不相信我，我只有以死表示清白。

但愿下辈子不要再遇见你，我们之间的情分从此灰飞烟灭。

无奈一番情爱如今只剩下一句话——

我恨你！我恨你！我恨你……

当踢倒脚下的椅凳，白绫勒住了她受苦的灵魂，她感觉自己飞起来了。转身再回视自己飘荡的肉体，已不需再恋栈……

官苾月满身冷汗地自梦中惊醒。

她又梦见了它，那缠绕了她二十四年的噩梦。

拂去汗湿的发丝，她下床来到窗边，跟当时一样的月色，那记忆如此地深入脑海，官苾月很明白，它绝不只是一场梦。

有多少人有幸带着前世的记忆投胎转世？答案应该不多，她却“侥幸”成了其中之一，她还要多久才能摆脱它？她不想再夜夜经历一次悬梁自尽的痛苦。

她触摸着颈项，凝视着梳妆台前的自己。

红色的痕迹像在申诉般，明显地在镜中反射出来。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她，她恨他，她恨他，不管经过几次轮回，她永远不会再让自己受伤。

她重重地发誓。

1

官苾月习惯一大早就醒来，然后喝上一杯现煮咖啡。

这几乎成了她每天迎接清晨的习惯，梦魇无时无刻地侵扰她，啃噬着她脆弱的心灵。

外头阳光普照，却依然赶不走她内心的阴影。

或许是前世为情所苦，这一世的她，变得对爱冷感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，却没人能打动她的心，当然，厄尔例外，他是她最好的朋友，跟他订婚，不仅杜绝其他人的蠢蠢欲动，也算帮了朋友的忙，反正她这辈子打算做名快乐的单身女郎。

“小妹，你又那么早起了。”一位身怀六甲的少妇走入厨房。

“大嫂早。”她就是在一年前掳获她那风流大哥进礼堂的吴倩芬，官苾月可崇拜她了，瞧她娇小的身材，竟有通天本事击败众女独占鳌头。

“每天喝咖啡，小心把胃喝坏了。”长嫂如母，她也适时提出谏言，“今天吃稀饭好不好？”

对家事一窍不通的她，当然不好意思挑剔。“谢谢，大嫂煮什么我就吃什么，不过，不要太劳累，宝宝快生了吧！真难相信大哥要当爸爸了。”大哥会收心成家，当时的确跌破许多人的眼镜，有人甚至断言这婚姻准维持不了一个月，不过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一年快过了，大哥大嫂的感情是愈来愈深，证明两人的真爱。

吴倩芬抚着隆起的肚子，一脸将为母亲的幸福光彩。

“医生说预产期是下下个月，真等不及想早点见到他。昨晚你大哥还在想给宝宝取什么名字呢！我看他兴奋得都睡不着觉，刚才叫他还起不来呢！”谈起丈夫、孩子，她完全像个女人，一点都没有未婚时女强人的味道。

“要是大哥以前的女朋友知道，一定没人相信……”后脑一记轻拍打断她的话。

“你又在背后说大哥坏话了。”一手打着领带的官允航进来，正巧听见老妹又在他亲爱的老婆面前提那些陈年旧事，马上出口喊停。

官苾月揉柔脑后，蹙眉轻嚷：“大哥，你怎么能暗算人家，我又没说什么。”

官允航吻吻老婆，眼中流露着爱意。“老婆，我现在对你可是忠心不二，不要受人挑拨，破坏我们夫妻的感情。”

吴倩芬含笑说:“小妹又没说什么,你那么紧张做什么?莫非你作贼心虚?”

“大嫂英明,男人不能太相信,小心点比较好。”她频频点头称是。

他睨妹妹一眼,转向老婆示好:“别信她的话,这一生我只爱你一人。”

“恶!幸好我还没吃饭,大哥,一大早别那么恶心好不好?”她嗤鼻地说。

“难道厄尔不会对你说这种肉麻的话吗?那他未免太逊了吧!”他略昂着下巴,让老婆为他打好领带,丝毫不觉得难为情。

她扬起修剪整齐的柳眉,说:“我跟厄尔比较喜欢将爱放在心里,自己知道就好,干什么要让别人听见?又没钱可收。”她不以为然地解释。

“我还以为他是个热情的男人,没想到他比我们中国男人还保守。”他拉张椅子坐下,“你们也认识五六年了,难道你们没有……”他暗示地问。

官蕊月没好气地说:“只有你这做大哥的巴不得妹妹被欺负,厄尔才不像你,他很绅士的。”

“绅士?哪个男人面对所爱的女人能忍着不碰的?小妹,你确定你们之间没问题吗?大哥不要你受委屈,有问题要告诉大哥,大哥会帮你的。”他这妹妹可是他从小最宠爱的宝贝,哪个男人敢伤她的心,他不会简单放

过他的。

“大哥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，你妹妹的脾气你会不了解吗？我怎么会容许自己被欺负，早一拳揍扁他了。”她向来不让男人随便接近她，想伤害她得有点本事才行。

官允航大笑，“哈……我差点忘了我老妹学过防身术，是个功夫高手，男人没两下子，只有在地上喘的分。”

“老公，怎么把小妹形容得像母夜叉似的，快吃稀饭吧，否则上班来不及了。”吴倩芬将热粥端上桌，再备上酱瓜、面筋。

他体贴地扶老婆坐在身旁，对她的责难只是报以一笑。

“我是关心她，我总觉得厄尔对她的态度不像情侣，至少没有爱到难分难舍，连小妹回来那么久，也不见他打通电话来问候，要是你，不会怀疑吗？”他说出心中的困惑，“小妹，他有说什么时候跟你结婚吗？你们订婚快两年了，迟早要办一办，他不会想拖下去吧！”

官苾月吃着粥，淡淡地说：“厄尔的事业刚起步，我们想等稳定以后再结婚也不迟。大哥，你尽管放心，你妹妹识人的眼光绝不会错的。”

妹妹给他的答案总是千篇一律，他不想再多干涉了。“前几天你去给妈上坟了是不是？”他们的父亲在他二十岁时过世，而母亲则于两年前辞世，也就是为了让母亲安心，小妹才与厄尔订婚，由于这因素，他一直觉得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

小妹并不是真心爱厄尔，只是迫于现实考量。

“嗯！”她哼一声，脑中又浮现一张男人的脸。该死！她非将他逐出她的记忆不可。她放下碗筷说：“大哥、大嫂，我去上班了，你们慢用。”

“志伟还在追你吗？我倒觉得你该嫁的人是他，我看得出他很爱你。”他真诚地建议，不只因为翟志伟是他的同窗好友，更因为他所表现出对小妹的倾慕让他感动。

每次提起翟志伟，官苾月就无奈得想笑。她何尝不明白，但她想逃的就是他那份真爱，说她害怕也好，不屑也罢，她不想再爱上任何男人，不会再傻得为一个男人付出所有。

“大哥，你不会又要老调重弹吧！我已经订婚了，如果他不死心，是他太傻，怨不得我，不要骂我残忍，我就是没办法爱他，你找时间劝劝他，别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不值得。”

说完想说的话，她抓起背包，迅速地跑出门。

吴倩芬对丈夫说：“也许小妹真的爱厄尔也不一定，你就别逼她了。”

“我是关心她，你不认为他们根本不像相爱的人，反而像好哥儿们一样。”唉！他这做大哥的可真难为，偏偏他们兄妹俩亲归亲，仍是有些距离，“她今天又很早醒来了是不是？准是又做噩梦了。”

“我也很好奇，小妹有跟你说过她做什么梦吗？”她问道。

官允航回忆地说：“我只记得她小时候跟我说过，起初并不以为意，只当长大后就没事了，没想到她都二十四岁了，还常做那个梦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梦？也许我们可以从她的梦得知小妹的心事。”在心理学上不也有这种例子，所谓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，能困扰她那么多年，可见得很严重。

他停顿一下，才开口说：“我记得她说梦见有个女人上吊自杀，身上穿的是古代的衣服，我想，大概是她电视看太多，不然，怎么会梦见这种情节。”

吴倩芬思索后摇摇头，“不见得，老公！你还记得小妹脖子上的伤痕吗？她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了不是吗？平常她都穿高领的衣裳遮住，看过的只有我们，你能解释它代表的意义吗？”

妻子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，官允航笑问：“老婆，你该不会在跟我说那是小妹的前世吧！我以为你这种理论派的不会信那种轮回转世的传说。”

“不然还有什么原因？小妹一直不肯跟我们谈她所作的梦，我想，会不会她自己早就知道了？”她不知道她的猜测多接近事实。

“哪有这种事？我不相信有那么荒谬的事，人要是真能记得前世发生的事，那有多可怕！改天我找她谈谈

好了，必要时带她去看医生。我吃饱了，你一个人在家别做粗重的工作，有事打电话给我。”

“好，开车小心一点儿喔！”她送丈夫到门口。

“再见！”他从照后镜中看着妻子向他挥手，踩上油门驶向马路。

※ ※ ※

位于中山路的阿波罗广告公司，规模虽不大，但七年来的努力，在广告同业中仍有不小的知名度。

翟志伟租下这三层楼的建筑物，包括地下一楼充当摄影棚，在这里创造出不少的广告佳作，也曾获得多次广告大奖，因此，客户大多能信赖其产品的表现，必能发挥最大的宣传功效。

官苾月向来是最早到公司的，她是个平面摄影师，将拍好的照片送给企划人员筛选，然后登在杂志上宣传。有时她也会参与广告企划工作，不过，她是业余的身份，她可不想抢了其他人的工作。

她在英国学摄影，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一旦接触到，便爱上这门技术，而她的才华也受到专家的认可，只是她闲散惯了，忽然要她朝九晚五地上下班，她也不太适应，所以，她那大哥多事地为她找份临时差事，造成她和翟志伟今天的局面。

最近她答应接下一件 case，所以每天都得来公司报

到。

她的办公室在三楼，更是在老板的办公室旁边，害她每天都非得见到他不可。

脱下外套，身穿高领合身洋装的她，配上一双马靴，略施淡妆，依旧美得令人屏息，她的美是巧夺天工，不需人工多加点缀，淡妆只是一种礼貌。

官苾月检视着刚冲洗好的照片，这次的广告产品是洗发精，用的模特儿是当红的玉女歌手，这几天为了伺候她，弄得人仰马翻，要不是客户指定非拍她不可，翟志伟真想叫她滚蛋，他真的被她的骄纵惹毛了。

手中一张张她的照片，有特写、有远景、有侧面，主要是以她那头长发为取景的目标。她还记得那玉女歌星的经纪人对她说，要把她的脸孔拍美一点，笑话！他们以为拍的是什么广告？要拍她的脸不如去拍沙龙照比较快。

“叩！叩！”敲门声传来，“这么早就来？”敞开的门口站着她不想见的人。

“早。”她打声招呼继续工作。

翟志伟跨进来，问：“早餐吃了没有？时间还早，要不要一起去吃？”

她若有似无地微笑，婉拒他的好意：“不用了，我大嫂每天都有煮早餐，现在都不用担心要吃什么，你快去吃吧！”

“连喝个咖啡都不愿意？别说你在家喝过了。”他抢先一步说。

官苾月从桌面上抬起头，瞄一下自己手指上的订婚戒指，像在提醒他。

“翟大哥，我只是不想让人误会，这也是为你好。”她推托着。

翟志伟方正深情的脸上，流露着执着。“只要你还没嫁，我相信我依然有机会，苾月，不要一直拒绝我，让我跟他公平竞争好吗？’

他眼中展露的痴情让她不敢迎视，她仍是那句老话：“翟大哥，我只是把你当大哥一样看待，我爱的人是厄尔，请你不要再为难我。”

“可是……他为什么对你不闻不问？他如果爱你，就该守着你，尽早将你娶进门，换作是我，绝不会让你离那么远，自己留在英国。”

他的话引起她的气愤，“厄尔信任我，知道我绝不会背叛他。翟大哥，你是不是在告诉我，要我赶快嫁给他，那么你就会死心了？’

他慌忙地想辩解：“我……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苾月……”

“翟大哥，我绝不会跟厄尔解除婚约的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？不然，我再也不会为你工作了。”至少为了他跟大哥的友情，她不想破坏这一切。

“蕊月，我……”

“志伟，原来你在这儿，‘淳华’的江先生打电话来找你。”古茵茵适时地插进话，解决她的困境。

翟志伟犹豫了一下才走出去，官蕊月松了口气，不过，在扫到古茵茵投来的怨妒眼光后，好心情全消失殆尽，她快被这一团乱弄疯了。

“铃……”电话铃声陡地响起，“喂！官蕊月。”她拿起电话说。

“哈啰！亲爱的达令，今天心情好不好？’是个说英语的男人，轻松幽默的声音让她笑出声。

“亲爱的厄尔，你再不把我娶走，我就快发疯了。”她娇声地抱怨。

“呵……又被爱慕者骚扰了是不是？JULIE，你有没有祭出我这张王牌吗？我们可是订过婚的喔，谁敢动我未来的老婆？’他开玩笑地说。

官蕊月哀声叹气地说：“人家快烦死了，你还跟人家开玩笑！怎么有空打电话给我？是不是有用到我这未婚妻的地方？’

“猜对了！JULIE，你的工作要到什么时候结束？下星期三能来英国一趟吗？有个宴会需要你陪我出席。”他将目的说出。

她翻翻行事历，沉吟地说：“应该没问题！这两天我会赶一赶，等确定时间再通知你好了。”她巴不得马上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